

五十年政治，隔不斷五千年文化的一脈相承

專訪台灣著名詩人余光中

一九七二年，台灣詩人余光中一首《鄉愁》伴隨着無數的遊子度過了那段兩岸隔絕的歲月，那一年，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已二十三年。時隔四十年後，現任台灣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的余光中在北京接受本報獨家專訪，如今的他已經可以自由往返於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他的詩的行腳也頻頻落在中國大陸的四面八方，從永春到廈門，從蘇東坡的家鄉到李清照的濟南，到屈原的汨羅江，再到出生地南京……走得越多，交流得越深入，越解了那縈繞半生的鄉愁。他說，五十年的政治阻隔不了五千年文化的一脈相承。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余光中接受本報記者專訪 陸寧攝

抗戰中的余光中輾轉於重慶讀書，嘉陵江水、巴山野風將他浸潤。談及當年的往事，已是八十四歲高齡的老人聲音有些低沉，他說，二十一歲的人也會體會滄桑了，對中華文化也有了相當的濡染。如果當年離開大陸時只有十二、十三歲，或許就不會寫出《鄉愁》這樣的詩。

這首飽含深情的《鄉愁》也成為遙遙相望的兩岸同胞共有的思鄉曲。余光中特別指出，同一時期他還寫下了很多同樣主題的詩，其中《鄉愁四韻》和《民歌》先後被羅大佑和李泰祥譜曲演唱，並深受大陸同胞的喜愛。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八五年暑期，離開香港赴台灣的余光中依依不捨，離別前，他說：「而在未來的訣別／在隔海相望的島上，那時／紫荊花啊紫荊花／你霧裡的紅顏就成了我的／——香港相思」。離別時，他更寫下一首《別香港》，寫出他的難捨難離：「如果離別是一把快刀／清鋒一閃而過／就將我割了吧，割／割成兩段呼痛的斷橋／一段，叫從此／一段，叫從前／斷不了的／一條絲在中間／就牽成渺渺的水平線／一頭牽着你的山／一頭牽着我的眼／一頭牽着你的樓／一頭牽着我的愁。」

中國是詩歌的國度，但在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詩歌似乎正愈來愈被邊緣化，有人說，這是一個人「被寂寞」的年代。但在余光中看來，讀着詩的還大有人在，不過是另外被邊緣化，究其原因，無外乎文化多元化的結果，另外，詩人自己也沒有把詩寫好。

改革開放之初，是傷痕文學、朦朧詩應運而生的年代，那時候的詩歌是大眾化的，余光中回憶道，北京的《詩刊》每期都要印刷二十萬份，只是如今大眾的選擇越來越多樣化和小眾化，讀者被分散了，但新詩要和舊詩連在一起看，「我相信現在中國的學術界、文化界讀舊詩的還大有人在。」

但他強調，「我必須提出忠告來，要寫很新的詩，自己不是不能寫，不能中西合璧，不能古今交流，都是很大的考驗。」余光中常說，曲高未必和寡，深入何妨淺出，這是相當平衡的中庸之道。

事實上，這余光中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對傳統文化的保護，他表示，經濟搭台、文化演戲，文化雖然是精神價值的累積，但也離不開經濟，一個都市經濟發達，其文化才能隨之發達，揚州因為有了鹽商有錢可賺，揚州八怪才會應運而生。

余光中始終認為，經濟與文化的發展並不矛盾，管仲說，衣食足然後知榮辱，若衣食足還不知榮辱就是暴發戶。他特別提到，香港的邵逸夫做電影賺錢之後就到內地來把錢捐給博物館和大學，在這一方面，台灣的企業家應向邵逸夫學習。



駐北京記者王曉雲攝：陸寧(部分)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七四年，余光中遷往香港，彼時正值「文革」後期，相對於禁閉的台北，香港是兩岸之間地理最接近、資訊最方便、政治最敏感、言論卻最自由的地區。那一年，五十六歲的他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在香港的沙田一住就是十一年。

居港期間，他的詩在香港詩壇影響頗大，青年詩人受他詩風的影響，一度出現所謂的「余派」，向來平靜無波的文壇，還掀起過一波不大不小的「余派」的論爭。而在余光眼中，香港是一個中西合璧的地方，一方面很洋，一方面又很「華」。余光中認為，多年來，香港的文化也在改變，最早做過英國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地，如此長的時間，香港此前的教育難免強調英文，但香港又很愛國，會為了釣魚島事件去拚命和奮鬥，對於祖國的一舉一動，香港都可謂是十指連心，非常值得佩服。

最讓余光中念念不忘的是，中國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推手蔡元培晚年因身體不好在香港養病，不幸去世於一九四〇年三月。舉國當日，香港的學校及商戶下半旗致哀，他感歎，這樣的事情只有香港能做到，而這也是香港僅有的一次下半旗。相較之下，胡適於台北去世時並沒有出現這樣的景況。

談及此，余光中有些痛心疾首地說，那時候的香港就是因為沒有祖國，做英國的殖民地，所以特別嚮往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傳統。

一九八五年暑期，離開香港赴台灣的余光中依依不捨，離別前，他說：「而在未來的訣別／在隔海相望的島上，那時／紫荊花啊紫荊花／你霧裡的紅顏就成了我的／——香港相思」。離別時，他更寫下一首《別香港》，寫出他的難捨難離：「如果離別是一把快刀／清鋒一閃而過／就將我割了吧，割／割成兩段呼痛的斷橋／一段，叫從此／一段，叫從前／斷不了的／一條絲在中間／就牽成渺渺的水平線／一頭牽着你的山／一頭牽着我的眼／一頭牽着你的樓／一頭牽着我的愁。」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夫唱婦隨 詩人原講四川話

殺雨時節的北京陰雨綿綿，掩下一城飛絮。在北大博雅酒店，記者見到余光中老先生和他的夫人范我存。大大的掛着紗簾的落地窗前，余老彎着腰在整理一些行李，瘦，個子不高，雖已是白髮如雪，面容仍洋氣十足，當得起他自稱的生就一副「不列顛的臉」。

「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中學時代讀到余光中的《鄉愁》，詩歌的優美讓人覺得鄉愁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當年年齡漸長，讀過余光中更多的詩歌、散文之後，對這位飽經滄桑的「世紀詩人」有着說不出的感佩和仰慕。

在余光中的詩作和文章中，對祖國深情的眷戀和深情滲透在字裡行間：「燒我成灰，我的漢魂唐魄仍然縈繞着那片厚土。那無窮無盡的故國，四海漂泊的龍族叫她做大陸，壯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難叫她做江湖。」他也說過：「這許多年來，我所以在詩中狂呼着、低嚶着中國，無非是一念耿耿為自己喊魂。」

在他眼中，大陸是母親，台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洲是外遇。祖籍福建永春的余光中因孺慕母鄉常州，神遊古典，自命江南人，對祖國血溶於水的拳拳深情可見一斑。他說，中國文化對所有的「龍族」都有着無法擺脫和割捨的影響。

對余光中的儒雅和風趣雖已經在他的作品中窺得冰山一角，但採訪中，余光中的幽默和隨和依然讓人感到意外，整個採訪過程亦變得輕鬆而融洽。在談到一些趣事的時候，夫人范我存也會笑着解釋幾句，夫婦二人配合得默契而恰到好處。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用了二十分鐘揮筆寫下《鄉愁》，這首在華人世界裡膾炙人口的詩歌名篇，跨越地域和空間的阻隔，跨越分歧和偏見，引發兩岸的情感共鳴，吟唱至今。

一九四九年，二十一歲的余光中離開中國大陸，在那個紛亂離散的年代，一時之間兩岸似乎看不到任何交流的可能，他的心情是黯淡的，對中國大陸的記憶深刻而帶有哀愁。對中國大陸魂牽夢縈了二十年的余光中，